

烦恼 婚姻

烦恼婚姻

叶辛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烦恼婚姻

烦恼婚姻

作者:叶 辛
责任编辑:周鸿铸
责任校对:孙 慧
责任监制:胡小河 孙 慧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7214 印刷厂

850×1168mm 1/32 插页 3 印张 10

字数:200,000 1998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20300册

标准书号:ISBN7—5399—1217—0/I·1131

定 价:14.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内 容 提 要

一个曲折而又生动的故事：生活在大上海的一对老夫妻，晚年生活十分美满。可是，就在他们准备庆贺金婚之喜的时候，五对儿女的婚姻却在现代潮流的冲击下发生了裂变——这里有婚外恋导致的凶杀，留守女士的婚姻变化，外来打工妹的感情生活，当代女大学生的奇特经历，以及闪耀着幸福之光的真挚爱情……强烈的矛盾冲突，鲜明的人物个性，构成了一卷栩栩如生的社会风俗画，展示了绚丽多姿的时代风采。



1997年8月在加拿大尼亚加拉大瀑布旁凭栏眺望

叶辛，1949年10月出生於上海。中學畢業時遇上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於1969年早春去貴州山鄉插隊，在遙遠蠻荒的鄉間整整呆了十年又七個月。現在上海作協工作。

1977年發表處女作《高高的苗嶺》。此後筆耕不輟，二十年來，共出版四十餘本書籍。其代表作有長篇小說《蹉跎歲月》、《家教》、《孽債》、《恐怖的颶風》、《三年五載》等。近年來曾匯集出版“葉辛代表作系列”三卷本，《當代名家精品》六卷本，《葉辛文集》十卷本。

曾任第六、第七屆全國人大代表。現任中國作協副主席，上海市作協副主席，上海市文聯副主席，上海市人大常委等。

—

蓝天、白云，绚丽的阳光照耀着九十年代生机勃勃的上海，成片的楼群展示着各自的雄姿。

高楼大厦之间的绿地、花园显得格外悦目。

那百花争艳的花坛里，一眼望去，姹紫嫣红，五彩缤纷，令人眼花缭乱。

红色——无疑象征着热烈奔放的爱情。

绿色——则喻示着两厢情愿的婚姻。

灰色——可以比喻为一些淡漠的家庭。

只要一场暴雨倾泻而下，无情地捶打那些令人神往的花坛，一忽儿的工夫，美丽的花坛就被狂风暴雨摧残得凋零败落。

步入九十年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面对的，就是这么一个复杂的婚恋世界。崇高的精神，炽热的感情，真诚无私的爱，交织着猎艳的畸形心理和卑鄙的欲望激发起的情感，给婚恋涂上一层黯淡的色彩。于是乎，看去是那么美满、幸福、平静安然的感情世界，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烦恼婚姻。

这是一幢上海现代化的高层。

702室的窗台上，摆着一盆精心养植的铁树。

七十一岁的曹承源正在桌子上练着书法，他那一手篆书，已练得惟妙惟肖，显示出典雅不凡的功力。

六十八岁的老伴金悦站在桌子的侧边，随着老头子毛笔的一笔一画，努起的嘴巴也跟着一上一下。老头子写完一个字，她忍不住说：“怎么，又有人问你要字了？”

曹承源不无得意地一笑，说：“工商联一位老朋友的孩子，结婚要布置新房，难得竟有如此雅兴，向我索字，给他写一幅。你看看怎么样？”

桌上一幅字：碧池荷花开并蒂，红烛箫侣结同心。

金悦读过，连连点头：“好、好、好！就是……”

“就是什么？”曹承源转脸望着老伴。

金悦愣怔一下，还是讲了出来：“你年纪一大把，现在写字也够累的。还像以往一样，人家一提，你就有求必应……”

曹承源自嘲地一笑：“也是修身养性，锻炼身体嘛！”

“我是说，现在这世道，什么事都讲究个报酬……”金悦欲言又止。

曹承源眼一瞪，笔锋往前一送说：“你是要我收人家小辈的钱？”

“哪里，”金悦连连摆手，“老朋友的孩子，当然可以不要，不过嘛，以后有人求上来，润笔费……”

“也不能要。”曹承源一口打断了她的话。

“你呀！”金悦手指头点了点曹承源，还要再说什么，门铃响了，她摆摆手，退了出去。

曹承源瞅了老伴的背影一眼，嘻嘻一笑，在那副喜联旁站了一会儿，把它拿到一边，重新铺上一张宣纸，刚要再写，金悦喜滋滋地走了进来，叫道：“承源，你看看，你快看看，天祥，美国的天祥要回来了。这是开电梯的阿姨带上的电报。”

“真的？”曹承源搁下笔，接过电报纸，喜上眉梢说，“怪不

得这两天我总觉得有什么事要发生。哈哈，可以见到小孙子了。”

“喂，”金悦也兴冲冲地捅了捅他说，“趁天祥回来，一大家子难得团聚，干脆就把我们金婚五十年庆典，一起操办得了。”

“好主意啊！老太婆。”

“你看怎么办？”

“到饭店包两桌。”

金悦白了他一眼：“我知道你就只晓得攒派头。”

“不仅仅是派头，老太婆啊，老老少少，一二十个人，都来吃，你忙得过来吗？就是忙得过来，你吃得消吗？”

“哎呀，你是瞎操心！”金悦指点着曹承源，“女儿、媳妇一大堆，她们都生着两只手，忙忙碌碌的，热闹啊……”

话音刚落，隔壁703室陡地传来一声厉喝：“什么，刚回来你又要出去？”

“今天是一个重要客户的约会，平时约都约不到。”大儿媳郑好似乎是在解释，“我赶回家就是来拿材料的。”

老两口关切地瞅着隔壁方向，专注地听着。

703室是布置得颇为雅致、乐惠的两室一厅。

呆在小间里的曹家孙子曹维良手里拿着一本书，两只眼睛却没看书本，翻起来盯着隔壁，留神听着父母的争吵。他手里的书不时无目的地哗哗翻动着。

曹天成和妻子郑好站在卧室的两头，吵得正凶。

曹天成的手直指着妻子：“你别在这里装了，拿材料，你拿的是什么材料？”

已经化妆打扮完的郑好低头在自己精致的包里一阵乱翻，抓出一把纸晃动着：“睁大眼珠看看，这不是材料是什么？”

“一回家就坐在梳妆台前，画啊描呀！”曹天成一眼也不朝

她拿出的纸看，只顾自己往下说，“去会见客户呀，又不是去跳舞。”

“跟你这种人讲不清楚。”郑好气得脸都变了色，“我的工作就是公关，就是要让人家满意。你叫我每天蓬头痴子一样地出门啊！”

曹天成往郑好面前一跳：“我是要你管管这个家。”

“我这就是管家啊！”郑好眉毛一扬道，“我问你，这几年来，是我的工资领得多，还是你的多？”

“钞票多你就可以百事不管了？”曹天成愣了一下，声气不那么大地问。

郑好自得地说：“当然罗！既然你在单位上没多少花头，你就应该多管点家务事！”

“你这叫什么逻辑？”

“就是我的逻辑！”

楼下 603 室。

留守女士莫丽娜已经听见了 703 室的争吵声，她把一大堆衣裳胡乱丢进洗衣机，随随便便摁了几下按钮，洗衣机一启动，她就急急忙忙地跑到窗口，开大了窗户，眨着眼睛细听 703 室两口子的吵架。

金悦朝曹承源瞅了一眼，仿佛自言自语般地说：“越吵越不像话了。我去劝劝他们。”

说着她就要走。

曹承源一把拉住了她：“别去劝。”

“为什么？”

曹承源手指一点：“你能劝个什么？”

金悦不由得一怔：“劝他们别吵啊，吵下去多难听，邻居隔壁的。”

仄着耳朵倾听的莫丽娜干脆把头从窗口探了出来，仰着脸朝上望。

702 房间。

曹承源慢条斯理地说：“要我看啊，这两口子，貌合神离的，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金悦把身子往后一仰，责备地说：“没听你说过啊。”

曹承源皱着眉头道：“这还要我说么？凭眼睛看也看得出。”

金悦连连摇头：“我是没你那本事。你看出点什么了？”

“天天无事吵架，就是不好的苗头。”

金悦的嘴一撇，手一指曹承源：“那也得怪你！”

曹承源委屈地说：“他两口子闹，怎么怪起我来了呢！”

金悦斜了他一眼：“怎不怨你呢！当年，不就是你极力怂恿天成娶郑好的么！”

“噯，当年是当年，”曹承源息事宁人地说，“当年她还是一个出身贫苦人家的朴实姑娘嘛。”

“可现在呢！”金悦一说火气就大了起来，“现在变得像个妖精。”

“嘘——”曹承源食指竖在嘴上，伸手示意老伴继续听，“轻点声，听听他们又吵些什么？”

曹天成和郑好越吵越厉害。

曹天成指着儿子曹维良的房间：“维良今年高中毕业，马上就要考大学。你当娘的，什么时候问过他一声？”

“我问有什么用？”郑好振振有词地说，“问了我也不能代他去考试！”

“这是你当母亲的说出来的话吗？”

“就是我说的。”

“我看你是昏了头。”

“你才是昏了头！一个大男人，只会想些婆婆妈妈的事，整天只晓得绕着灶头转，呆在家里，你有什么出息？”

隔壁小房间。

曹维良气得把手中的书忿忿地扔在地上，也不知他是生父亲的气，还是生母亲的气。

702 房间。

曹承源气得一屁股坐在圈手椅里，呼呼地直出粗气。金悦在一边，忧心忡忡地瞪着他，又不甘心地对老伴说：“你听听这女人都在说些什么？”

703 房间。

曹天成气得暴跳如雷：“我没出息，我绕着灶头转，我这是替你做，你知道吗？”

郑好冷着一张脸道：“我什么时候请你做了。”

曹天成正要反击，电话响了，他操起电话，没好气地：“找谁？”

豪华宾馆的大堂。

西装革履，神情焕发，拿着手机给郑好打电话的林启中听

到曹天成很冲的口气，不由把头往后仰了一下，耐着性子用那种一听就仿佛是来自东南亚的声音道：“我找郑好女士啊，她在吗？”

703 房间。

曹天成对着电话吼着：“她不在。”说完，不等对方再说什么，就把电话重重地挂断了。

曹天成一操起电话就想扑过来接电话的郑好见他这副神情，连忙问：“哪儿来的电话？”

曹天成朝着她嚷着：“我怎么知道！”

“一定是找我的。”郑好喃喃自语着，表现出不想再和天成争下去的脸色，“我得马上赶去。”

曹天成抢先走到门前：“今天你就是不能去！”

“我偏要去！”

“我不准！”

“天成，这么闹下去，你要后悔的。”

曹天成冷笑一声：“威胁起我来了！”

夫妇俩四目相对，互不相让。

正在这剑拔弩张之际，他们的儿子曹维良出现在门口，两口子不由得一怔。

曹维良的目光从母亲脸上慢慢地扫到父亲身上，停了一会儿才说：“爸，让她走吧。”

曹天成不解地望着儿子，慢慢挪开了身子。

郑好也瞅了瞅儿子，什么都不顾地拉开门，跑了出去。

曹天成对着儿子嚷嚷道：“她——她——你妈她是越来越不

像话了，你知道吗！”

“妈怎么了？”维良眨巴着眼睛。

“她的所作所为，完全不像个当母亲的，你知道不知道！”

嚷嚷声传到了楼下的 603 室。

吓得探出窗口倾听的莫丽娜连忙把头缩了回去。但她仍充满期待地仄耳听着，703 室再没什么声音了。

莫丽娜没趣地走回卫生间。

卫生间里，发出异响的洗衣机面前已经积了一大摊水。莫丽娜吃惊地大叫起来：“哎呀，这可怎么办呀？”

她手忙脚乱地找布来擦，一大块布很快湿了，但地上仍是一层积水。无奈，她只得起身又风风火火地去拿来拖把。可拖把湿透了，地上还是一摊积水。急得她束手无策地支着拖把自语：“叫我怎么收拾啊！”

这么一叫，她像想起了什么似的，把拖把一扔，抽身就出了门。

过道电梯口，莫丽娜使劲地按着电梯按钮。

隆隆声中，电梯来了，门一开，莫丽娜站在门口，不走进电梯里去，只朝着里面叫：“开电梯阿姨……”

“我姓姚。”

“噢，姚阿姨。”

姚阿姨朝她招手：“你进来呀，有话进来也好说。”

她偏不进去，站在那里像钉住了，一个劲儿直摆手：“姚阿姨，我不是乘电梯，我是碰到难题了。”

“什么事？”

“你能帮我找一个修洗衣机的吗？我出钱。”

“嗨，我说是什么大事，修洗衣机，你不要出这幢大楼。”

“这幢大楼里就有修洗衣机的？”莫丽娜惊喜地问，“那……我该找谁？”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姚阿姨说。

“到底是谁呀？真正急死人了。”

“你楼上，703的曹天成。”

莫丽娜的眼睛一下子变得雪亮：“曹天成会修洗衣机？”

“嗨，别说是修洗衣机了，上次九楼上的一家管道堵塞，都是他帮忙弄通的。”姚阿姨眉飞色舞，热心地说，“你进来呀。”

莫丽娜还在犹豫着：“可我，我、我不好意思请人家呀。”

“那有什么关系，你来，上去后我帮你请他，你帮我看着电梯。”

莫丽娜进了电梯，姚阿姨一边操作，一边问：“603，这几天，怎么没见你上班下班啊？”

“哎呀姚阿姨，不瞒你说，我下岗了。”

“啊呀真作孽！”姚阿姨叹了口气，突然又像想起了什么似的，“不过你不要紧，男人在美国，常有美元寄给你。”

莫丽娜接过话头：“那点钱算得了什么……”

“那也是很重要的啊。”姚阿姨一本正经地说，“噢，到了，你等着，我帮你去找703说说看。”

姚阿姨说着出了电梯，走向703室门口。

莫丽娜呆痴痴地站在敞开的电梯门口，丝毫也没有别人提起男人在美国的自豪感；相反，她的神情倒有点忧伤。

曹天成跟在姚阿姨身后走进了电梯。姚阿姨边开电梯边热心地介绍着：“603，你说巧不巧，703今天正好在家，我帮你一说，他马上答应了。真是热心人啊！”

莫丽娜两眼愣怔地望着曹天成，怪怪地轻声说：“谢谢你。”

刚吵过架的曹天成淡淡地说：“去看看吧。”

电梯在六楼停靠，曹天成随莫丽娜走去，电梯门又“咚”一声很响地关上了。

603 房间，曹天成跟在莫丽娜身后走进。一看房间的考究布置和闪光的地板，曹天成马上说：“要不要换拖鞋？”

“不用不用。”莫丽娜连连摆手，但她自己先换了鞋，然后又把一双大拖鞋放在曹天成跟前。

曹天成一边换鞋一边端详着 603 的房间说：“这房子装修得真漂亮。”

“漂亮有什么用，还不是我一个人守空房！”莫丽娜像对谁有气似的说。

曹天成连忙朝身后望了望，随手掩上了门，悄声问：“你为什么不直接来找我？”

莫丽娜的头一偏，话中有话地说：“这样不是更好么，万一碰上了你那个母夜叉……”

曹天成叹了一口气，摆摆手说：“别提她了。”

“要不要坐一会，喝点什么？”莫丽娜两眼热辣辣地盯着天成，天成把脸扭了过去，莫丽娜客气地一指里屋。

曹天成很认真地一伸手臂：“你千万别忙乎，洗衣机在哪儿？”

莫丽娜领他走向卫生间：“你看看，水漫得下不去脚。”

曹天成向她招招手：“你出来吧，我进去看看。”

莫丽娜退出来，站在卫生间门口，看着曹天成蹲下身子去，一个膝盖还顶着地，有些不忍地找话跟他说：“你看，我们楼上楼下地住着，竟然还要装作不认识。”

曹天成一边把手伸向洗衣机底部，一边有意识地问：“我们

楼上人家说话，你们楼下听得到吗？”

莫丽娜不由一怔，继而连忙摇头，和谁赌气般地晃着脑袋：“听不到听不到，早上这洗衣机声音轰轰响，我被它吵得心慌意乱，你和郑好吵架，我更是什么都没听见。”

曹承源还因天成和郑好的家庭纠纷而郁闷地坐着。

金悦给他端过一杯茶来，轻声轻气地说：“趁着天祥难得回来，金婚纪念的事，还是办了吧。”

曹承源喝了口茶，点一下头：“是啊，以后，要把五个子女都喊拢来，就更不易了。你就看着办吧。”

金悦扳着手指头算计起来：“老大一家，就住在隔壁，不成问题。”

曹承源重重地叹一口气：“早知他们会吵成这样，我当初真不该同意他们搬来住。”

“就是嘛，现在你知道我的话对了。”金悦点了点头，“想想，为这事儿，还得罪了天安，真不值得。”

曹承源长吁一声，摆一下手：“不去说他了！”

金悦接着说：“天祥很快回来，只是一个去机场接的事情了。”

曹承源竖起一根手指，像想起了什么似的说：“天祥回来，当然是好事。不过，你不觉得，他这次决定回来，有些突然吗？”

“是啊！”金悦点头，“他事前没给我们说。不过总是好事吧。”

曹承源的手掌轻拍着扶手道：“但愿……”

曹天成直起腰，站起身来，右手的衣袖全湿透了。他乐呵呵地说：“解决了，没什么大问题。你洗衣机的下水管脱到外面来了，所以弄得一房间都是水。现在我帮你装好了。”

“谢谢，真谢谢你。”莫丽娜由衷地说着，“真没想到，这些年里，你变得这么能干了。”

“哪里，”天成自嘲地一笑，“‘文革’中去了农场，后来进了工厂，还不都是生活逼的。”

莫丽娜专注地瞅着他，听得十分仔细，见他一个劲地往外走，她一把拽住了他的衣袖，不无关切地说：“喂，你这件衣服脱下来，我帮你洗洗吧。”

“不用了，我回去搓一把，很容易的。”天成说着，就往外走。

莫丽娜跟在他身后，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那……那你坐着喝口茶吧。”

天成举举那条打湿的袖管，自嘲地发出几声笑，顾自走出了603号，莫丽娜有些踉跄地追出门口，颤声问道：“天成，我的家真让你觉得那么冷冰冰的吗？”

“哦不，”天成连忙回头申辩，“不是这样。我觉得你家很清静，比我家好。”说着，他直接走向楼梯。

莫丽娜的眼睛里噙着泪，盯着他的背影，一直到楼梯口消失。

豪华宾馆的大堂。

等得有些焦虑的林启中抬头朝外面看看，又低头瞅瞅表。当他再次抬起头来时，一辆出租车驶进了宾馆前台阶。郑好从出租车里匆匆走出来，林启中连忙起身，朝着大门迎过去。

一下出租车的郑好向他友好地挥舞着一条小花手绢。

702房间。

老两口还在扳着手指算计着儿女们的情况。金悦说：“大女